

在上海馬路看落葉

初冬的上海，最美的是色彩。

每年此時，上海有數十條馬路被共同冠以一個特別的前綴：落葉不掃。去馬路上看落葉，成為滬上時髦男女的新興打卡方式。

被選入「落葉不掃」景觀道，乃因這些馬路種有鵝掌楸、欒樹、北美楓香、銀杏、懸鈴木……這些行道樹的葉子，在冬日會綻放炫目的色彩，寒風瑟瑟，落葉紛紛，大地就變成了質感豐富的風景油畫。

周末，我騎着共享單車去桂江路看無患子。高高的無患子，從初冬開始，葉子就變成明媚的黃色，像一團燃燒的火，所以它又叫做黃金樹。一隻黑白色的邊牧狗，邊低着頭，邊踩過一片片落地的黃葉子，不知是否當成了一種遊戲。無患子的葉子呈長橢圓形，我撿起一枚落葉，小心地夾進隨身帶的本子，打算回家做一枚葉脈書籤。

黃連木的葉子，在初冬紅得發亮，樹冠火紅一片，一排紅葉蔚為大觀。去名都路看它們時，一開始我誤以為是楓葉。仔細觀看，黃連木的葉子比楓葉要小，但紅艷艷的色彩的確可與楓葉相媲美。

冬天的彩葉家族裏，我最喜歡的還是銀杏。去慈雲街看銀杏樹時，覺得像是被打翻的黃色調色板。因為一棵銀杏樹，冬季變得溫暖可親。萊布尼茨說：「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形如小扇子似的銀杏樹葉便是獨一無二，它是冬日裏詩意的註腳。每年冬季，凱迪拉克上海音樂廳在南廣場西側的銀杏林裏，會舉辦一場銀杏音樂會，去年我曾有幸參與其中。金黃的落葉鋪滿

了「舞台」，音樂家們踩着天然的金色「地毯」，美聲與美景相得益彰。我們坐在銀杏樹下，不時有落葉飄至肩上，落於髮間，那時我就在心裏暗暗設想，天衣應該是銀杏音樂會的模樣。

懸鈴木是上海城裏最常見的行道樹。冬走去巨鹿路看懸鈴木，它的葉子已經從夏天的碧綠變成了金黃。懸鈴木的葉子像鴨掌，因形似梧桐葉子，所以懸鈴木有一個耳熟能詳的俗名：法國梧桐。張愛玲尤愛此款植物，作品中常見懸鈴木的身影，不過張愛玲把它叫做：洋梧桐。《金鎖記》裏，她形容深秋裏的洋梧桐，稀稀朗朗的葉子在太陽裏搖着像金的鈴鐺，很有畫面的動感。張愛玲很少寫詩歌，卻在《中國的日子》裏難得寫了兩首詩。開頭一首詩名叫《落葉的愛》，乃因看到路上洋梧桐的落葉有感而發。她如此寫道：「慢慢的，它經過風／經過淡青的天／經過天的刀光／黃灰樓房的塵夢／下來到半路上／看得出它是要去吻它的影子／地上它的影子／迎上來迎上來……秋陽裏的／水門汀地上／靜靜睡在一起／它和它的愛。」把葉子的飄落詩意地形容為和影子的相愛，張愛玲的文采的確斐然、靈動，別具一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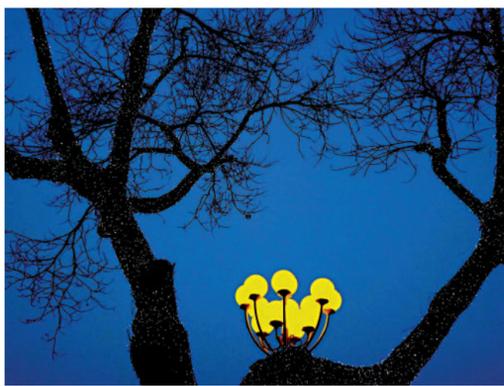
去看落葉的時候，我也時常會仰起頭來望一望樹。一棵樹，因四季輪轉展現不一樣的模樣，從春夏到秋冬，彷彿一個人從年輕走到了衰老。聶魯達說：「當華美的葉片落盡，生命的脈絡才歷歷可見。」感謝冬日的樹木，給我一個感觸生命脈絡的機會。

綻放

冬天，夜幕降臨，華燈初上，北京地安門，路邊的霓虹燈與落光樹葉的大樹構成一幅有趣的畫面，猛一看去，像是大樹上綻放出一串美麗的小黃花。

圖、文：張亮亮

市井萬象



關乎人類未來的賽博格

如果有人說你一個噴嚏能噴出幾個機器人，你一定不會相信——這不是天方夜譚，而是不久後的現實。噴出去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機器人，而是一種人類操縱的未來電子生物。它的能量不小，能完成人類做不到的很多事。這種微小的電子生物被叫做賽博格。

賽博格Cyborg又稱生化人或半機械人，是人機混合生物。它是用英文Cybernetic（控制論）和Organism（有機體）前綴組合成的一個新詞。

科幻電影上嵌在人類皮膚下面滿是電線、螺絲釘、閃着怪怪陸離魔幻綠光蜂鳴機器人是賽博格的前輩。現在它已經不是機器人而是直接介入人或動物的生命、嬗變換代成了「人機結合」的未來生物。說白了，它是將機器人植入人或動物身體內強化或得永生，但思考和動作由人來操控的生物。西方有媒體直接把賽博格稱作「再造人」。

聽起來有點離奇，對不對？其實人一機結合甚至互生互存的狀態早已發生甚至人們習以為常——只是我們沒有特意留心到。比如現在常用的心臟起搏器、內置記錄



如是我見

陳德錦

王儲正式成了國王後，這陣子新劇季上畫，觀眾又把注意力放在王室的婚外情和君主制存廢的議題上。一如既往，劇集以男女關係吸引觀眾，讓普通國民的感情元素也能套用於一國儲君和王妃。

王妃的不幸是嫁給了一個「制度」，雙重的不幸是丈夫不解溫柔性情木訥。然而關於「制度」如何異化一段貌合神離的戀愛，使這童話式「世紀婚禮」有始無終成了遺憾，卻着墨不多。

類似的「豪門劇」要強化人物的矛盾，方法不外是製造內外衝突。個人與「制度」之爭，乃外在矛盾；個人的取捨兩難乃內在矛盾。內在矛盾和外在矛盾結合，則必「劇力萬鈞」，「暴露人性的陰暗面」等等。

劇作人抓住了「制度」對王妃的壓力做文章，誇大王朝的非人化體制，正好滿足群眾抗拒「制度」的下意識。可是群眾不明白，自己正好也是「制度」的一部分。他們

別忘玫瑰有刺

表態，王室如冷眼看待剛去世的王妃，必有損王室在人民心裏的地位。民眾交了稅，就應聽到王室的悼詞、看見國旗半下，否則這體制要來何用？首相目睹民意，也得向女王建議馬上行動。說穿了，民眾不滿王室，對自己施政也不會分得半點紅利，倒不如游說女王順從民意。女王答應了，小報頭條不忘挖苦，「王室終向首相屈膝」。

其實制度也不外是定期親善訪問、主禮觀禮等，不會包括犧牲個人人格的條款；到莊園打獵也不是強迫性的。王室成員不用「打工」，一切開支由政府撥款和領地收益抵銷，並有足夠投資項目使儲蓄增長，這些常人無法得到的待遇，是否也需一點兒代價來換取？粵諺所謂「食得鹹魚抵得渴」，舉止有禮言談端正，足為國民典範，也不是難於登天吧？

玫瑰雖美，但帶着尖刺。走入王室行列，許多禁忌就如尖刺，觸碰不得。但只能遠觀玫瑰，確實心癢。要去攀摘，豈知就被一根不起眼的刺弄得皮破流血！

影視甚或傳記，難免繪聲繪影、加鹽添

畫面



▲兩棵楓香樹，兩種顏色。

作者供圖



君子玉言

小杏

小雪日，天還是爽脆的藍，陽光還是直通地曬。是冬天又不似冬天。樹木紅的已紅、黃的已黃、落葉已落，但綠的還在綠，開花的還在開。最大的分別——風是的確確冷了，夜是的確確寒了。比起江南冬日黏稠的濕冷，此地之冬乾脆明快，色彩豐盈。

一個熱氣騰騰的火鍋，一碗勁道的手擀麵，一隻精美的栗子生日蛋糕，一幅雅緻深情的祝福卡片……既合節氣時令，又合氣氛心境。

這個夏天的尾聲，灼烈得猝不及防；這個長長的秋天，濃郁變幻，牽腸掛肚；這個似冬非冬的冬天，又讓人流連不捨。既欣慰，又心疼；既感懷，又唏噓。

從Silicon Valley（硅谷）到Napa Valley（納帕谷）到Yosemite Valley（優勝美地），從San Jose（聖荷西）到Irvine（爾灣），從Stanford（史丹福）到Palo Alto（帕洛阿爾托），從Los Altos（洛思阿圖斯）到Cupertino（庫比蒂諾）……現代科技、醫療教育之外，還有岩石海岸、森林牧場，冰川河谷，更有那方小庭院。雲一半在城市漫步，一半在田野奔跑。不經意一抬頭，車窗前一片雲朵、庭院外一道雲霞，天空成了大畫布。楓香黃樺銀杏翠柏，一半在block綻放，一半在山谷飄灑彩雨；一半點綴巨岩冰湖，一半印染白雪林間。

Laguna Beach（拉古納海灘）四十度的驕陽記憶猶新，Yosemite原始森林已白雪皚皚。臉頰被太陽染上焦糖色，手指又被山谷的寒風凍得通紅。

Carmel小鎮的雅緻精妙還在品味，大千先生故居欲探何蹤；Capitola海濱的彩屋餘香未盡，古老鐵橋來歷待尋；Yountville小鎮繁樹盛開，紅一樹黃一樹，明艷了Napa山谷。

Sierra Nevada（內華達山脈）又一番壯觀衝擊視覺，巨型花崗岩峭壁granite天斧神功，瀑布falls四季不歇，Mirror Lake倒影雪山如畫，冰河glaciers

溪流在厚厚的積雪下低吟，巨型紅杉giant sequoias欲比天高，生物多樣性vast wilderness嘆為觀止……

Los Altos街區路邊的松針厚軟如毯，Yosemite參天的紅杉林廣袤無垠，從谷底到半山，從湖岸到原野，難以想像的筆直、難以想像的高大、難以想像的密集。block的松鼠活潑「社牛」，valley碩大的松針之長堪比女孩秀髮……

每一個小鎮、每一個block、每一條山谷、每一條海岸的每一片天空都不會辜負你的仰望，彩藍漫天，彩雲漫天，彩葉漫天，彩墨漫天。

窗外兩棵楓香樹——一棵繁葉紅透又蕭蕭落下，疏影橫斜，已露遒勁老幹；另一棵些許翠綠、些許紫紅、些許明黃，一棵樹開出幾棵樹的顏色，兩棵樹開成若干枝的模樣。兩扇窗，一幅畫。

院內兩隻貓咪——Mars和Mercury每天必到庭院曬太陽，被寵成了習慣。躺在長椅上眼神迷離，聽見鳥叫就立起身，看見松鼠就眼睛瞪大，身體匍伏，蓄勢待撲。出行兩天，Mars便得了焦慮症，吃啥吐啥。在人懷裏發抖，弱弱的叫聲都啞了。兩個小生靈，善解人意。

藍花茄、薰衣草、天竺葵還在不知疲倦地開花，直要開到天荒地老。雞蛋托培育出來的翠菊苗，苗青芽壯，移栽整整三

個花槽。太陽花仍蓄勢含苞，銅板草終於滋出十幾片小元寶……Stanford的多肉老根悄悄滋生小芽——方知，不怕曬凍、耐忍飢寒，才是多肉性格。晝暖夜寒，正是多肉喜歡。

超市開始售賣聖誕節裝飾，Home Depot擺着各種聖誕樹，用木頭拼成麋鹿的造型，還有真的松果，五元一袋。Los Altos的路邊、Yosemite的原始森林，胖胖美美的松果到處都是。

自然界這些大大小小的生物，讓我們看到了別樣生命的別樣生活，一朵雲的「雲生」，一片葉子的「葉生」，一棵樹的「樹生」，一隻貓的「貓生」，每個生命都活得自在有尊嚴。

日常這些細細碎碎的生活，構成了人的一生。一生中，有的時段很長，好像忙得團團轉，卻大部分痕跡清淺，流水掠影；有的時段很短，好像很簡單，卻一天是一天，每一天都留下深深的印記。有些畫面，在世間不過一瞬間，在記憶裏卻可能是永恆；在人生的長河中不過是一段，卻有可能溫暖懷想了一生。這個時段的所有元素——人、時、物都親切可念。

「多少年之後我才知道，我們真正要找的，再也找不回來的，是此時此刻的全部生活。」再次讀這句話，突然明白了，突然流下淚來。

於此，研究界認為賽博格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造福也能造禍，被用於救險、氣候預測、外太空探索乃至偵查或用於戰爭。而在軍事上應用如將其植入鯊魚、植入蟲卵，利用操控飛蛾或螞蟻實施軍事行為等都可能會產生可怕結果。大自然生物無窮盡，其中相當部分可能被用於軍事目的。隨着科技顯微技術開發，蚊子身上是可以攜帶照相機的。

全球實現了人機聯網，在未來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賽博格都能同步秒準確執行命令，發起或阻止幹成某件大事。它會無限忠誠聽從主人的命令，絕不討價還價臨時要求增加工資或休假福利。

賽博格的好處和壞處都不言自明，但有人認為可怕的是它近乎永無枯竭的能量和複製技術會改變未來人類歷史。另外有人擔心萬一賽博格掌握了自主思考能力可以操縱自己行動甚至操縱人類的生死。至於後一點，有人並不擔心，因為即使現在它被操縱於人，若是邪惡或非理性的人，他們的良心或許未必比賽博格善呢。樂觀的人有理由歡迎賽博格。



自由談

海龍